第 57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7, No.6
2020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20

文 学 研 究

晚年鲁迅文本的“墨学”之影

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鲁迅左转之后,作品里借用了某些墨学资源。在创作中,不是解释古人,而是由此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时代。在其富有弹性的文本里,呼应了墨子遗产有意味的部分。感世之言与辩驳之语多雄健之气,且汇入了左翼文学某些理念。从苦行之思,底层意识,和荒诞感中,表达出“别一世界的人们”的另类光彩。

关键词: 鲁迅;墨学;非攻;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 I 21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0)06-0043-09

晚年的鲁迅,讥讽自己躲在租界里的文章,有时候不免逃逸者语①,那效力是有限的。后来的集子取名《且介亭杂文》,也有文字游戏和自嘲的意味。考察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活动,话语方式与先前略有不同,纠葛的难点渐多。与以往的写作比,“且介亭”里的文章有时多了国故的篇什,学者之文的趣味略增,文字背后是道道历史的余影。比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涉及儒士与方士,王道的发生诸话题;《买〈小学大全〉记》则由音韵训诂旁及历史变迁,有考据与论辩的功底在;《随便翻翻》乃古书里寻出隐秘,国故的潜在性存在被一一打捞出来。这些不都是投枪与匕首,气韵不亚于某些京派文人的书卷气。彼时的左翼作家,往往就现实谈现实,鲁迅则不时带有古今之辩的味道。在“且介亭”发表的系列古代题材的小说,风格趋变,他写孔子,也涉及老庄,但对于这些先贤不乏微词,“文明批评”的意味依然很足。不过有趣的是,关于先秦诸子,他独对于墨子有另类的视角,不仅难见苛求,甚至礼赞有加。在扬墨抑孔的文字里,让人想起晚清墨学的某些风气。

1934 年,他创作了小说《非攻》,故事并不出奇,墨子与其时代的关系被演绎得饶有趣味。小说后来收入《故事新编》,成了古代人物系列特别的一篇,且风格上与同时期别的作品比,“油滑”渐少,显得有些雅正。与清末民初学人对于墨子关注角度不同,鲁迅把时代语境带入叙述文字里,出发点不是解释墨学,而是由墨子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存在。鲁迅一生对墨子的看法都不系统,杂文里折射的也仅仅是枝叶性的话题。不过这小说看得出对于墨子遗产的基本态度,内中也不乏左翼作家的一种理想,恰如高远东所说,“在墨家人物身上,找到了个人道德完整性和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内在自由和社会使命承担之间的统一点”。②翻检鲁迅的诸多小说,类似的主题极为少见。

《非攻》的情节取自《墨子·公输》,故事也引用了《战国策·宋策》《孟子·滕文公》《墨子·鲁问》《墨子·耕柱》《墨子·贵义》《墨子·备高临》《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务训》《文选·对楚王问》《新论·惜时》《吕氏春秋·贵因》《渚宫旧事》等近二十篇材料③。作者只是把史料变为感性的画面,留下的空白多多,看得出有诸多未尽之意。墨子形象,苦行、善良、幽默而含蓄,全没有名人的显赫。底层人的朴实和台阁间的智慧,都集中于一身。在战争来临之际,他以智谋说服楚王,不要攻打宋国。在言谈中,辩学的魅力

收稿日期: 2020-08-16

作者简介: 孙郁,男,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1 页。

②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 页。

③ 赵英:《籍海探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2 页。

四射,无论公输般还是楚王,都在其面前改变了主张。鲁迅写这些远去风尘里的人与事,自然渗透着某些自己的经验。在大变故到来的时候,象牙塔里的知识人往往充满无力之感,倒是那些脚踩在土地里的人,在改写人间的路途。墨子那个时代,贫富不均,民不聊生,他能以自己的智慧制止战乱的发生,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不能不说有一种回望中的惊奇。

民国不同于战国,但民与国,个人与团体的难题,古今间都有相似之处。小说对于宋国、楚国的感受不同,也画出世道人心的一部分。意味深长的是,墨子解决问题,并不依仗自己的追随者集团作战,这在他那里属于下策,独自与人周旋,倒显出牺牲意识。弟子中能够深解其意者不多,滑入歧途的也是有的。我们由此看到了墨家内部的复杂,但墨子却平静面对一切。他身上集结的各种精神元素,自然也有缺失的所在,但在克服难题时显示的力量,是旧式士人那里不易见到的。

老老实实地写墨子,看出作者的叙述策略。在这里,鲁迅善于使用的荒诞手段,让位于史传笔法,夸张与变形的叙述弱化了许多。在鲁迅眼里,墨子的基本史料已足以证明那精神的不俗,大可不必拔高与炫耀。小说对于史料的运用颇有选择性,凸显的是智性,忍苦精神,自身的孤独,这些恰是作者自己兼备的元素。作品的气息与传统的审美意识相去甚远,好像是一幅苦行者的慈悲之图,但这是明快的慈悲,朗健的慈悲。从作品的倾向性看来,作者有两种隐喻含在文本的深处,一是明写墨子,实讽孔子和老子,虽然孔子和老子是不在场的存在,作者却时时不忘颠覆儒家与道家的语境。二是回应墨学的某些观点。比如墨子学说何以消失?一个可贵的精神遗产不得流传的深处原因何在?这两者既是历史悬案,也是现代学人的追问。回答它,日常的思维大约不得要领。

显而易见,刻画这位古人时,鲁迅的笔墨颇多节制,内中不乏互感的目光。墨子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引来自己的共鸣,相似之处也显现出来。他曾说中国好的青年都在走探索的路,行比说更重要①。认为在抵御敌人时,不能以“气”为之,要有的是勇与谋。上海时期,在与绅士们论战的时候,常常揭露出对方的破绽,露出马脚来。这都是墨子实践过的思路,又加上了自己的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墨子是陌生的熟悉人。描绘其行迹,唤起了自己的某些记忆也是可能的。这个被淹没的历史人物,乃现实最缺少的逆俗者。我们说《非攻》有招魂的意味,也并非没有道理。

与鲁迅同代的学者对于墨子的兴趣者很多,这大概与学术转型有关。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认为墨子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②,但胡适过于看重墨子的哲学方法,讨论的是“应用主义”之类的话题。他与章士钊、章太炎讨论墨学的时候,还在朴学与实验主义之间,目光并不在社会实践的层面。鲁迅在回望古人留下的遗迹的时候,更重视现实改造者行动的方式。在他眼里,墨学发展的结果倘不能与现实难题发生碰撞,象牙塔的沉思则远远不够的。不妨说,相比于胡适的“述”,鲁迅更致力于“作”。“对于化为历史哲学的存在论来说,第一命题是‘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③”“述”与“作”,古代的儒家也曾有过思考,但墨子的精神显然更具有有效性。鲁迅觉得晚清以来具有这种品格的学人不多,但他认为章太炎早期就是能够很好处理“述”与“作”的人,可是后来京派与海派一些文人则没有这样的气象。倘细细观察鲁迅创作《非攻》前后对于各类文人的批评,当更能深解此篇小说的弦外之音。

儒家讲过去颇多智慧,讲到现在则柔弱的地方殊多,道家虚幻的“道”美则美矣,却逃逸了当下的难题。唯有墨子是直面眼前危机的人,没有空谈,亦不逃逸,梦幻之影被其坚毅的目光里的现实体验代替了。鲁迅曾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④ 新的文化不解决这样的难题,还会重蹈覆辙。而在墨学遗产里,他体

① 《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② 《胡适全集》第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0 页。
③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三联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1 页。
④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味到了解决“现在”难题的经验小说中,从墨子孤独行走的姿态,我们窥见了鲁迅的背影。

二

小说《非攻》的出现,非一时冲动,显然酝酿良久。当我们与同期另一篇小说《出关》对读时,发现彼此有着照应的地方,内在的隐含颇值得思量。对比二者的审美方式,看得出明显差异。前者积极,后者迟疑;一个是入世的平静,另一个是出世的冷然。这种差异也是对于先秦诸子整体性关照的心得,评价的差异是显然的。鲁迅的价值态度泾渭分明,以小说的方式呈现一种文化态度,这在五四后是常有的现象。但比较起来,郭沫若、施蛰存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不过他们没有鲁迅这样的维度,拘于一点而难能出奇,就精神的走向而言,彼此不在一个时空里。

鲁迅描写墨子,其实未尝不是在与空谈救国的文人的对话。小说明显把笔墨偏于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对于务虚者的讥讽都藏在笔底。通篇没有士大夫式的儒雅之气,文字显得旷野式的苍凉。作者刻画墨子时,词语简约传神,对于其尴尬和无奈也有非同寻常的表述。我们从叙述的语态可以看出对于儒家语境与道家语境的揶揄。救世而不做救世主,爱民而不期民所爱,在精神哲学上多了儒、道所无的东西,很有“在而不属于”的风范。这个远离说教,以自身的苦楚的选择和智慧的高扬的主人公,无疑也被赋予了现代人的某些思想。

与《非攻》不同的《出关》,写到孔子与老子的会面,语言不多,各自的玄机都在,一个谦逊里的沉默,一个悟道后的遁逸,似乎只在观念里觅道,全无现实的躬行。作品对于那些道德话语的无力感,是有所显示的,老子出关时的那种空言,不过语言的游戏,深则深矣,却多在空幻之间。所以老子与人对话,是智能的比拼,全在云里雾里。按照传统说法,孔子的思想,得之老子的地方很多,不过滑入道德之境,却不能切入智慧深处,觉得并不亲切。

墨子是果敢的行动者,没有老子的贵族气和孔子的儒雅意味。《出关》中的老子住宅,俨然贵人之所,而《非攻》的墨子,清贫有之,寒苦亦多。鲁迅把他们置于不同的环境里描写,不妨说也画出了精神背景的不同。把老子、孔子置于一个空间表现,有意地将思想虚无化处理,其实是对于逃逸哲学的批评。墨子的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在《非攻》里看不到一丝贵族的影子,也没有故作高明的样子。但寒士般的目光却有坚毅的力量。鲁迅作品很少出现这样的人物,较之过去一些文人的孱弱性和农民的愚钝性,《非攻》提供的是一个朗健的英雄者的形象。

关于老子与墨子的差异,章太炎曾发现彼此不同的要点。“老聃不尚贤,墨家以尚贤为极,何其言之反也! 寻名异,审分同矣。老之言贤者,谓名誉、谈说、才气也;墨之言贤者,谓材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誉,故无朋党;不尊谈说,故无游士;不贵才气,故无聚官。然则材力、技能、功伐举矣”。①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墨学短短的概括,也有类似题旨。他从墨子的批判孔子、远离道家思想的行为里,看到先秦文化有生气的地方,而新文学要衔接的,恰是这种中断的存在。墨子非儒表现的智慧,鲁迅学到了许多,而那些讥刺道家的言论,也让他颇为惬意。《故事新编》中的那篇《起死》与《非攻》对读起来,则看到道家与墨家的差异。前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后者则以正面笔墨点染成篇。他的学术理念就这样有趣地外化在小说的时空里。

鲁迅如此钟情墨子,或许也因了墨子传统演化的侠义精神。他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②年轻时期对于摩罗诗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③的礼赞,看重的是他们“指归在动作”④的选择。

---

① 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60 页。

②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159 页。

③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7 页。

④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68 页。

北京时期“痛打落水狗”,就有一种斗士风采,那时候创作的小说《铸剑》,侠义之气弥漫,血腥里的豪气卷走了死亡的阴冷。三十年代,他推荐裴得菲《勇敢的约翰》,欣赏的是那干预现实的勇猛形象,延续的依然是青年时期的梦。在“且介亭”时期与青年交往的时候,欣赏的是一些左翼青年身上的“野性”,厌恶北平绅士意味作家的儒雅和自恋。他介绍的艺术品,几乎没有宋元山水画里的隐逸和安宁,珂勒惠支惨烈之气缭绕,比亚兹莱的鬼气中蒸腾着人性之光,麦绥莱勒则散出普罗艺术的灵魂。这些都没有儒家与道家的空泛之思,流动着超越感觉阈限的现实忧患。他的辩才,技艺,苦行之思,倒是与墨子的形影颇多叠合。越到后来,越注意到行比言更为重要,但那行,不是放弃言,而是力戒空谈,以智慧的方法处理世间难题。这也是墨子曾有过的思想,在士大夫文化传统里,不易见到此类遗存。我们参照彼时鲁迅的各种文章,大致可以看到他们精神的交叉,而欣赏墨子的原因,也无非以下几种:

一是墨子的苦行之思,在他看来是可取的。而自己身上的隐忍、自虐、持之以恒的寻路,都与墨子精神有所重合。庄子就看到墨子礼赞“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①的背后,有一般儒生没有的坚毅气。但这苦行不是自我的折磨,其间通往的是智性之路。

二是底层意识,《墨子·尚贤》云:“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其实是从官本位的反面思考问题的。他的兼爱、非攻理念都是民本意识的一种。小说《非攻》中对于墨子的描述,就很有平民之态,清贫、寒苦,低调。五四新文人主张平民的文学,其实不是新的发现,既有域外思想的启示,也是古已有之的存在。

三是革命性。在鲁迅眼里,儒家思想覆盖知识界的时候,墨子的选择能够与之不同,且直陈其弊,也是不易的。敢于非孔,则定然有智有勇,非他人可比。民国知识人有许多指出墨子思想的进步性,有学者早已发现:“孔子之思想学术,视当时之官学,虽有进步,而因依附政府,‘温温无所试’,则非其所堪,弊亦中于此矣。墨子则不然,己既为贱人,而其所讲求者,亦终为贱人之学。故孔子尊周王鲁,墨子则背周道;若仅就此点言之,则孔子似清末之康圣人,墨子则一革命家也。”②沿着这个思路看中国文化的走向,墨子属于少数,不在主流世界。但他的催促新精神的内力,是别的遗产不能代替的。

《非攻》里墨子精神也主要集中在上述三点。鲁迅塑造这个人物,是有所选择的,这位远古的思想者的“尚同”“明鬼”诸思想,都没有体现。墨学中关于经学的考释,也省略掉了。鲁迅在自己的小说里只取两种主要元素衬托人物的形象,一是忘我的牺牲意识,二是辩才。忘我需要自我牺牲,于是方能兼爱,而反战才能成立。辩才则可扫荡庸见,自然能改写认知路径。我们在此分明也看出其精神期待,他自己的立身之道,也含有这几种元素。在战云纷扰的年月,墨子早就替人间思考了止战的方略。这些不是儒家的道德说教,而是爱意下的智慧,技能的汇总。勇、智、谋兼而有之,去腐儒的陈词甚远,精神便有了异样的光彩了。

三

关于墨子的忘我的牺牲意识,可以追溯到夏禹。庄子云:“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③鲁迅觉得他们之间,也有相似的精神。《非攻》体现的精神与之前创作的小说《理水》主题也有暗合的地方,一般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看得出作者对于人生观的一种态度。从大禹思想到墨子精神,有中国文化一种特别的逻辑,鲁迅凭着敏锐的视角,联通了两个人物的精神,以暖意的光泽,照亮了被遮蔽的先秦思想。这系列小说有现代主义的元素,变形里的表达凸显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交锋。两篇作品亦庄亦谐,墨迹间也有着诸多伏笔,与其说是为古人重做传记,不如说也有对于晚清以来墨学的回应。

墨子风尘仆仆去楚国谈判,不顾各种困难而为之,乃忧患意识使然。《非攻》感人的地方恰在此处。而《理水》中的大禹,也是牺牲自我利益的人物,在水灾连年的日子,与百姓同疾苦的选择,也有墨子所

① 《庄子·天下》。

② 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74 页。

③ 《庄子·天下》。

云“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①的不凡,不妨以圣人喻之。小说对于主人公的责任感、牺牲感的描摹,与周围的人物比,形成巨大的反差。空言误国,惟有拼命苦干者方有未来。古代的经书写空幻的道德多多,都无助于现实的改造。从大禹到墨子,走的是切实的路径。

墨子去楚国,穿过宋国领域,一路感受颇为苍冷,跋涉中身带苦楚,走破了鞋子,饥肠辘辘,所见风景也颇为荒凉。奇怪的是却没有什么颓败的心情,行姿未见难色。先前鲁迅写到乡村、小镇,肃杀的景致为主,难见繁花,观景者的心情也颇为凄凉。北京时期写的《过客》,也有一个不断行走者的形象,心情就孤寂得很,惨烈之气弥漫,坚毅的目光不掩内心的痛楚。两部作品有诸多交叉的意象,但三十年代的鲁迅处理墨子这个行路人的形象,似乎有了坦然与明快之气,《过客》所描述的荒原感显然减弱了许多,人物的状态完全不同了。先前笔下的过客,虽然走得无畏,但没有目标。而墨子呢,一切都那么自然,内心所想与行为所使,均协调一致。仿佛有使命的落实,且看两作品的片段:

> 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的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过客》)②
>
>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到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棵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非攻》)③

留意作品的环境描述和精神点染,彼此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是尼采式的感觉的流动,主观的画面镶嵌着无边的灰暗。后者乃寻常之所,笔下显得克制。《过客》是悲壮的、个人主义的色彩飘然而过,《非攻》则兼爱之心的跳动,隐忍着艰辛却无什么痛感,平和与智性中,万物悄然不动。这种差异,也是鲁迅早期与晚期的内心色调的不同,不变的是勇敢与无畏,多的是从容与淡定。献身于所爱,不必顾及人间恩怨。借助墨子的行迹,鲁迅无意中刻进了自己的新式觉态。

应当说,鲁迅在自己的现实感受里,读懂了墨子的某些思想。在《非攻》写作前后,经历了人生更为深刻的变化,周围那些寻觅的青年与黑夜暗战的勇气,怎样鼓舞了自己。柔石、白莽等的牺牲都感染过鲁迅。一面欣赏这些觅路的朋友,一面也提示青年,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要有智性和策略才对。墨子在强权面前取胜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辩才,能够以逻辑之语将复杂问题明晰化,将人引入悖论后自省自我的缺陷。二是本身的技艺高超,有克敌制胜的法宝。公输般的云梯已经颇多玄机,却被墨子的防守机械所破。他的科技水准之高,令人叹服。墨子的学生讲民气,以气御敌。但老师却以智解难,有化险为夷的策略,诸多难题悄然冰释。御敌之力不在气,而在实力与智力之间。墨子的许多思想都有鲜活之处,他不像孔子那样以道德话语游说他人,而是以智取人。这里有活的精神,在儒家精神一体化的年代,墨子式的存在是不易出现的。

表面看来,小说《非攻》毫无左翼叙述的痕迹,作品以含蓄的方式描写墨子,褪去了激进话语的道德意蕴,但考察前后写作的背景,其间却难掩战士的思维。那些左翼艺术之影隐含在文字之后,需细细品味方能得之。苏联文学里的进取意识,也未尝没有刺激鲁迅对于墨学的认识。他编辑《铁流》《静静的顿河》的时候,看到俄国革命中的血色里的聪慧之光,自然也获取了诸多灵感。将域外一些作品中的某种人物看成思想界的新人,鲁迅是有切身体味的。有新人在,方见光明,血的现实告诉鲁迅,中国不都是一个沉沦的世界,改造社会与建设社会的人才从不缺乏。即以战争为例,反战与牺牲自我的人何其之多,那才是民族最为可敬的人们。现代战争与远古时代的规模已经有别,但先哲精神也并不过时的吧。中国的抗战刚刚开始,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被书写得不多。所以,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中写道:

---

① 《墨子·贵义》。

② 《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③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70页。

>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

在鲁迅眼里,墨子与大禹如此,左翼一些青年亦如此,他自己是深信这些的。从挫败感、彷徨感,到使命感的叙述变化,看得出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叙述的调整。在早期的文字中,杂文中才能看到使命的辞章,内中多坚毅的东西。到了晚年,将杂文的勇气运用于小说之中,这些乃叙述语态的变化,连带出审美的位移。他的小说多了新式人物,与其说是对于墨子的回望,不妨说是向改造社会的革命者致意吧。

四

从古人世界重新发现今人的思想资源,是鲁迅一直做的工作。先前是业余的默默劳作,在白话文写作中不易看到,可说是一种"暗功夫"。小说集《故事新编》则让读者听到古风里的新曲,读者恍然悟出,自己还在历史的进程中。有趣的是,《故事新编》乃杂体系列的小说,一些篇章毋宁说有一丝《史记》影子。《史记》里的对白,除了有性格特点,还不乏辩才。但司马迁没有注意到墨子思辨的价值,遗漏了那些动人的片段。鲁迅写《非攻》,将墨学的元素变成形象可感的画面,打破儒家一统的思路,似乎续写了《史记》的一章。

自然,鲁迅无意做新《史记》的功课,他的小说家天赋里含着史传传统也是有限的。不过司马迁的简约、传神之笔也传染了他,除了人物命运的描述颇可一赞,描写人物的对话,生龙活现。《故事新编》里的孔子的对话,有点刻板,《论语》里的风趣却被略掉了。老子的会客之语,也不见得高明,谈吐间是不太情愿的样子,幽玄是有了,那背后不免孤寂和无奈之影,日常的举止,无趣的地方殊多。《采薇》里写伯夷与齐叔,词语迂腐不堪,听了往往要发笑。小说以此写出人物的魂来,对白里见性格,也是古小说一贯的技巧。鲁迅对此谙熟于心,从话语方式来塑造人物性格,也有着司马迁未曾运用过的另类手法。

而墨子的对话,就全不同于他人,幽默、明快,有逻辑的力量。虽然所录者不多,而笔笔见意,句句生辉,倘不熟悉墨学,不易做到此点。《史记》里缺少这类逻辑方式的陈述,实在有些可惜,而鲁迅在小说开篇有墨子与人的对话,那是另类的思维,不禁让人叹然:

>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
>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
> "不错!"墨子说。
>
>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
> "是的!"墨子说。
>
>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
>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②

这种智慧的对话,在小说中有多处,既现出儒者的可笑,也看见墨家的明慧。墨子善辩,其辩才在先秦中可谓翘楚。前人称他"悖于理而逆于人心"③,看出逻辑的特别。鲁迅在小说中引《墨子》的材料,复原感性的场景,其词锋直逼核心,思想被一次次聚焦,人格背后的逻辑力量产生了效应。

墨子的辩才,在表达上颇多艰涩。梁启超谓之"文辞朴僿"④,是一种叙述策略,也并非没有道理。阅读《墨子间诂》,孙诒让先生已经很好地注释了这些。这种叙述智慧在后世一直被聪慧者所用。明清以来绍兴刑名师爷的笔下,也有此类遗风。陈源当年与鲁迅论战,被打下马来,当说遇见了苏格拉底式

---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2 页。

②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468 页。

③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680 页。

④ 梁启超:《墨子学案》,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 页。

的智者。但他却认为是受到绍兴师爷的欺辱。我们细细分析鲁迅与那些自由主义文人的论争,其词锋之寒气,语句之尖刻,背后有奇思闪动。与墨子的辩驳文字,当有诸多的相近之处。直到晚年与不同流派的青年争辩,此类风格越发明显。

《墨经》里充满了论辩智慧,比儒家道德话语要切实有力,多的是逻辑的力量。有学者认为“墨子之学,出发于《尚书》,孔子之学,出发于《易》”①。《尚书》里的古朴之气,在墨子思维里显得颇为重要。王夫子《尚书引义》谈的“知、行”问题,也恰是墨子思想的延伸,对于空泛的伪道学是一种矫正②。墨子价值,也在此间无疑。比如讨论问题时,不从先验性出发,能够捕捉到存在的难点。这里,墨子形成的论辩逻辑,对于后人颇有启示。善于对于概念、大前提、小前提都有界定,拒绝儒士的模式,从人的感知出发,辨别流行话语的虚妄。他不仅反驳儒家思想,对于道家、名家的思想亦多驳诘。公孙龙与人辩论时,有诡辩的地方,墨子以自己逻辑思维,直指其弊,思想颇为鲜活。比如言及“目不见”的话题,公孙龙子说:“且犹白以目、以火见,则火与目不见。”③而墨子驳之曰:“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④意谓:“不能以光线不能见物为理由,而说眼睛不能见物。”⑤这种论辩视角,鲁迅杂文何尝不见? 他与形形色色文人论战时的概念表述与逻辑推演,以及对于诡辩家的颠覆,都比墨子有过之。墨子批驳道家思想,看到是对象世界里的虚妄,自己则以现实感与大义精神,直陈对手的瑕疵。比如老子说语言都有悖谬,墨子则认为以此推之,老子之言也有悖论。这种反驳的逻辑,鲁迅处处可见,晚年所作《名人和名言》以章太炎的言论为例,强调了“博识家的话多浅”,⑥名人与名言不等号。对于神秘话题的消解,于他是一种常有的事。至于对于“新月派”文人的讥讽,类似的逻辑运用得更为得体。由此也暗示读者,鲁迅的思维方式,有传统的基因,这些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知理念汇于一体,遂有了通透、广远的气象。

当鲁迅引用墨子的经典词语演绎小说的时候,他的叙述语态显得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批驳左翼青年简化革命话题的语句,也有类似的风格,只是更为现代一点。比如创造社、太阳社青年认为革命文学都是宣传,但鲁迅却说:“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⑦大前提与小前提以及结论都不一样。再比如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思考,他反驳梁实秋的超阶级的理论,就用了归谬法。他在批判国民党政客的时候,显示出异常深切的智慧。像《友邦惊诧论》就有墨子的某些方式,只是更具有攻击性了。而我们看他反驳张春桥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攻击,对手的理论被各个击破,道理显得清清楚楚。这是新文学里罕见的辞章演绎。不消说,除了作者自身的天赋之外,还有对于苏格拉底与墨子的呼应。带着这些叙述智慧审视墨子的时候,可以想见内心的亲近之感是何等强烈。

鲁迅对于墨子是心灵的呼应者多,并不做学术的检讨。他未必赞成墨子“明鬼”“非命”的思想,但是一些思辨的精神还是感染了自己。对比墨子《非儒》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批评孔子的基本精神逻辑而言,是有接近的地方。鲁迅经由晚清学术思想的流脉,在现实的战斗里,强化了自己的逻辑思维。在知识论与认知逻辑层面,远儒、道而亲墨学,不是没有原因。毕竟,有了现代哲学资源与审美资源的鲁迅,对于古人的遗产只是择而用之,“故事”所以“新编”,乃有更大的隐含。只要了解那时候走上前线的左翼文学猛士,也可以理解小说《非攻》不是悠然的游戏之作。

---

① 陈柱:《墨学十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7 页。

② 参见王夫子:《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38 页。

③ 《公孙龙子·坚白论》。

④ 《墨子· 经说下》。

⑤ 孙中原:《墨子与墨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1 页。

⑥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374 页。

⑦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85 页。

五

但是鲁迅对于墨子这类天才的表现,也并非朝圣般的庄严。《非攻》的结尾并未显示墨子的得意和快慰,返乡之后没有鲜花与笑语,反而陷入苦楚,被拯救的宋国百姓不仅木然于他的恩德,反而受到官民的骚扰和欺辱。小说的短短几句话,也写出世间苍凉:

>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起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进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①

英雄的结局不过如此,确如鲁迅在左联成立时的讲话:革命胜利后,不是"坐特等车,吃特等饭",②有功于世者,未必得荣耀与光环,寂寞才是常有的事。墨子传统后来中断,与官僚统治颇多关系。鲁迅在民间气氛和国家结构性的缝隙,看到这类英雄遭受磨难的不可避免性。中国社会的逆淘汰机制,是文化不得畅达的原因,而人间悲剧也由此变得长而久,这是无可奈何的历史。

与《非攻》相似的是,《理水》也同样表现了知识人与庸众对待英雄的可笑态度。在小说里,似乎也回答了学界关于墨学消失的疑问。在所谓知识人的世界被俗儒一统天下的时候,智慧是不得生长的。无论是大禹还是墨子,周围缠绕的是一些短视之人,能够读懂其世界隐含的并不很多。我们不能说这是鲁迅的自况,但至少留下了左翼时期横战的心情也是可能的。

《理水》的内涵比《非攻》更为丰富而复杂,但韵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大禹也是黑色的形象,受命治水时也是历经磨难,却没有悔意。妻子不满他的舍弃小家的无情,自己却无一日不在忧患中。他力排众议,不顾官僚的反对,也拒绝儒生的暗示,走的是一条自己的道路。在对比中可以发现,那些官员与儒生都是小丑般的人物,有漫画的样子。写大禹的时候,寥寥几笔,已经看出与众生的不同。顽强、坚韧、明达。也同描绘墨子一样,鲁迅笔下是民本的意识浓浓,坚持的是下等人的立场。虽然对底层亦多批评的眼光,但较之上层社会的流风,显然多了可以肯定的地方。《非攻》写墨子离开公输班时,有一段对话,就是为下等人立场的辩护:

>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
>
>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公输班道。"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
> "那倒也不。丝麻米谷,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何况行义呢。"③

贱人的哲学,不比大人的哲学差,有时甚或更接近人生的本意。但这哲学,士大夫们不去理会,帝王更是不太了然的。无论是《理水》还是《非攻》,鲁迅偏向于贱人的立场,使叙述的逻辑偏于士大夫之外的世界,反讽的意味与他的杂文庶几近之。这也从另一层面,暗示了墨家思想一度被淹没的原因,在鲁迅看来,儒家思想与绅士意识不可能接受底层的哲学,而重新发现民间思想者,庶几使我们的叙述空间不再狭窄起来。

墨子的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底层意识,其实还有智性的攀援。倘没有后者,社会不过退回到江山易位的窠臼,精神是不得进化的。联想起晚年的鲁迅,纠缠自己的是阶级话题、革命话题、民众的话题,出发点也是警惕自己被流行色所同化。墨子形象融进了他的诸多体验是无疑的,他写这个人物,本乎朴学的态度,现代主义的夸张也随之而出。借用古人而暗示现代的人生,是近代以来许多作家使用的手段。以陌生化的表达重塑自己心目的人与事,则有着精神的穿越的可能。这也可以解释鲁迅何以古调新弹,

---

① 《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79 页。

②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239 页。

③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478 页。

中国人在基本点上,依然隐含着先秦文化的某些逻辑。

比起晚清学人笔下的墨子,鲁迅的《非攻》有些溢出学术疆域,多了存在的不可测性。作品描述先秦人物,其实小心翼翼,因为衣食住行的表现都不能造次,心理的真实是必不可少的。于先秦诸子中取墨学思想为自己的精神参照,不始于鲁迅。晚明以来,有见识的学人对于墨子的重新发现,都是脱离儒家惯性的一种努力。傅山、顾炎武对于墨子的理解,其实加速了他们和世俗社会疏离的过程,而晚清梁启超为墨子辩诬,乃思想进化的理念使然。吕思勉也为墨子正名,以为古代“诸家之攻击墨子者,尤多不中理”,①这可看出现代史学家立场的变迁。墨学的兴盛,是学术转向的一个象征。鲁迅与上述诸人有相似的地方,但他已经由学理转入自我的人生实践中去了。他的表达里,多了墨学中所稀有的现代革命者的语境。

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鲜谈墨子,但周围的人对先秦文化的看法,他多少注意到。陈独秀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囿,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②新文化人对于墨子的认可,带着改造社会的使命。鲁迅那时候很少言先秦,可能与那时候的注意力不同有关。《新青年》上的文章,重释个人主义的地方殊多,还不像三十年代对于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的思考。白话文运动初期,讲人道主义是一个主题,到了三十年代,改造社会的话题则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思考问题。加入左联之前,鲁迅写下的《补天》《铸剑》还都集中在对于创造性与墨家世界侠义者的复仇问题的思考,要么是弗洛伊德式的激情的喷吐,要么是拜伦式的斗士之风。只是到了后来,时空更为开阔,对于国故注意选择性摄取,先秦诸子的表现各自不同,择取之中,墨学的分量自然显出来了。

在“且介亭”发思古之幽情,却丝毫没有静穆与闲适的气味,看似与时代甚远,和环境氛围亦违,但那又是怎样的忧患之心的流露。鲁迅不仅仅在现实的语境与时代对话,还在时光的流脉里打捞失去的存在。从昨日之迹读到今日之影,于过去遗存看到未来之光,这便是贯通古今的态度。《非攻》无疑属于有思想指向的小说,其隐含应对了时代挑战,也激活了墨学的某些遗产。远去的灵魂在他那里是动态的,活的存在,人无时不在历史之中。但鲁迅却发现了在历史之外的可能,他笔下的“别一世界的人们”,正在去创造着未有过的生活。

Traces of Mohism in the Works by Lu Xun in his Later Years

Sun Y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his works, Lu Xun (鲁迅) introduced some elements from Mohism (墨学) after he turned to radicalism. In his writings, he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then reality and pursue a heroic epoch, rather than explaining the ancients. In his elastic texts, he responded to the meaningful parts from Mohist legacy. His thoughtful expressions of the human world and his words of refutation on his adversaries were filled with strength and toughness, and incorporated with some ideas from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Through his thought of austerity, his compassion for those liv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ladder, and his sense of absurdness, he described the peculiar radiance of “the people from another world”.

Key words: Lu Xun (鲁迅), Mohism/Moism (墨学), *Opposing Aggression* (《非攻》), Left-Wing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5 页。

② 陈独秀:《答李杰》,《新青年》,北京:1917 年第三卷、第三号。